



柳文

自 至
廿五 三十三

16
2627
5



門 16
號 2627
卷 5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
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
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
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慮切去也斯
干詩風雨攸除蓋
山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

一名椒山在震澤中
名具區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
與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

鐘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夫厚人仕楚而病主使聽之果作越吟

石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

鞮伯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兄伯華為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

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

曰道直猶義猶一作由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從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

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誣內植足以沒其世蓋

銅鞮伯華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

今不廢宗无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

中進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

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

又著書又一作績文一二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

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

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

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作乘翰序

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

以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

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

手而別

一有豐之季弟
泰知名與余善

妻園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才冠求進士聞妻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

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于

衛尉于邵字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德武

后時以撫定而又有是成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

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觀妻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

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

則屢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質音茂相

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

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

而僞言卑陬而始媮媮音虛又吁旬切媮音俞偷

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

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

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

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妻君之言又不能

妻君之文學不能一作少能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

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妻君

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

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
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
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
士之詔亟去吏切棄若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
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
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
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
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

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
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
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
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
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
焉

送揚師楊君序

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

于伉乎理外

伉若良切一作能

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

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

馬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

下御史中丞崔公永州刺史博而守儒達而好禮

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以一日合邦之

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穿去揮散而咸同幽昏而

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

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

說者楊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

楊君固其徒歟宗无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

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胃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

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

儒先猶云先生也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

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

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

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一作徐主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

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

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于遠不與通

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

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

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
以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
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
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
以為孺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
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
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義以質乎中一作
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

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
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
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
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
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形名縱橫之
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
左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
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

孔曰正去其奇衰之
以注邪同卓比三

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而字

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

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衰奇音羈表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

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繩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

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作存老子

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寧好斯文留

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久今

又將去余而南歷管道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下瀰水瀰力支切

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

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憑雲師也愬蜚廉風伯也以寄聲於

寥廓耶

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公嘗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首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自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也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

景伯來

景一作宣

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

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諛行未嘗怪其

居室惛然惛抱滯切靜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

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

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

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

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

於匱乎吾名遂祿賤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

也則其舟與之酒餽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

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

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迭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

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

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

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

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

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

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

薛伯

尚劉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禹錫
錫集有送僧方及南謁柳負外詩夫豈貧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桑門沙門也家宏云沙門漢言息好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

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

之徒皆時之選

會稽支道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一義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

又桑門釋慧遠法師笑又宋彞謝超宗來北至荊州與習鑿齒相見又廬山亮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姓湯氏與謝靈運之孫由是真乘昭字明遠俱善為詩

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

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

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

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二州名靈

山即五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竺張六切乾音度西

經靈鷲山乃佛而往解脫者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

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

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筏音振

塵胡陸垂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

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

兵部侍郎韓臯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無劉有安

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

風行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

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

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

令緣俞涓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

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祴之

贈祴訖得切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蓋亦微其

歌詩以焜耀迴躅迴一作迴偉長德璉之述作璉音魏

文帝時徐幹字偉長庶瑒字德璉此以比燕趙魏幕僚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

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志一作重鄭志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宋元曰悉夫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

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

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有獨得焉且佛之言吾不

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

求之則無以得其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

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

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枿章句徵文字言

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

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

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

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

儒而邈者鄭中書朱許其人洎孟常州洎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

晚路殊疎急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

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令連帥中丞公仙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之叔父為湖南觀察使

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

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

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

大人之偕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士一作土求道

者之多半天下一有一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作馬是行

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居一作群不可止也於

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些嘗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无生序謂送元十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

者往往與揚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

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

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
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
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少子由非所謂去
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
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
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
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
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受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
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

組音祖印之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
綬軋一甲切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
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
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組為
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
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陳長方曰子厚作序
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
時作

送元嵩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未嘗

不離元嵩師居武陵

嵩音浩武陵鼎州劉禹錫貶為司馬

有年數矣與

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

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

近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慮今元嵩

衣粗而食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塋未返其土

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

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太報恩

七篇一作十篇感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

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

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先

一有生字一有賢字謂晉陶潛

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

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附送元嵩南遊詩序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

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席硯者

多旁行四向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

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曾

中猶煎煉然開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

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

日習總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荅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冽痛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希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

珠纓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上波木切經下而也切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作道注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及林樹下入般之入者非取乎經

涅槃為女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
煩挈挈女加女居二切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
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人
朝受憎媚訕黜推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
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
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異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割於世者則
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猶以離羈猶古顯古
縣二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一有而皆童髮毀服

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
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割於世
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
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
樂足以去一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
去不可以不告也玄舉待斯文而歸幽泉者
真修行者一視而何言可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德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
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
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

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
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
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
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
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
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
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
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
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者之友詩以貺之退
使儒子執簡而序之因襲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

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歎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
衆德者歎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歎若然
者是將心歸空無捨後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
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獮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秦師伐鄭鄭商人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也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卿
今饒詩之重皆眾吳鼎也故乘
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識遠事休文亦典雅有持律履屐之化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竇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

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馬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成。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采盛牲，宰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竿琴瑟，戛擊之樂，篋簋綴兆之數。篋音筍，懸鼓者橫白篋，縱曰簋。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

之營。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音蘇俎豆醴尊之器。醴側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一作及咸引數其實。引數一作列，若設箠于堂下，以修官刑。並止藥切，箠也。扑音木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瘞音煩，瘞於例。終之以歌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庭。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成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畢備而聽命。

馬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十九年十二月
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
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
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
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
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
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
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

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
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天教之官而四學俱焉參明堂
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
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
五人皇朝始合于大學又省至二人員位彌簡其官
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
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
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後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
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
篋覆楚之政令復古雅切楚卽荆也二分其人而教

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耿未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知章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崇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

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永廳壁記 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粢之地粢與郃同音台

秦作四十一縣發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

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

墳扶云切衍音演水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藟

之宜秬音巨黑黍也秠音丕黑黍二稗三米也藿而郭切藟升六切大豆也其人善樹

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

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

克繼之者後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

武功壘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靜輔其理斯

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

以上今永興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

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

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

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盩厔音軸室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

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

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

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之欲切連也凡其官

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

廡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巖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美財可以為食本美延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一作樽俎燔炮烹飪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音語悼公使魏絳反役與之禮食

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

部專貸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武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察御史也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

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爭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軸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滑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

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
 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
 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
 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
 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轉其飲飲餼饋
餼於據切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
 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
 之數奇音羅一音如字贏音盈謂錢餘物也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
 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實于尚書季月之
 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

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
 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切
 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
 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
 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
 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
 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
 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

謂廣州安南桂

管邕管容管府韶州以十數其

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作令一名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

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

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船音泊大舟也內之幅員萬里以執

秩拱王稽一作執秩拱稽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

拱稽注拱執也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一作外字

稽計兵名籍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一使之重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

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

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

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

馬摠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一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

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

切隅也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

于其東隅與庫友庭廡下晒日未及曛一作則赫炎

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

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

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

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日偶亭以展聲彌望極

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

壑問工馬取則師輿是供問役馬取則蠻隸是微問

材馬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

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

燾幢一作撞金節析羽旂旗旒旒成飾于下鼓以鼓

晉周禮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

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蠻蠻睢

盱就列者芻音計織毛布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

包載炙羽鱗狸牙之物載測吏切大沉泛醴盎之齊

飲于卒士興主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揆先

亦作戛吹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

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

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

今茲大知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

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

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前漢本猶克

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

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

石下有云字

郊寧進秦院記

韓曰霍去病為侍中
貴不首士其從軍上
遣大官齎數十米既
還重車并果肉而士
飢也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

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一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者請才姓切漢

律春日朝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秋日請

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境之未又

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肅

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

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作規高其閭閻壯其

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

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

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

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賁音奔稽疑於大

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

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

必獲歷閭闔登天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

宮九關而不問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

一作會朗寧之能政也朗一作邠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

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

陞而戎虜伏息設險一作搏敵茂功溢于太常茂一作戎盛烈動

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

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
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五年嗣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

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

謁者來錫公命賔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

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

相與怨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陸之人西一作四密以

刊山導江之事一作密作私一以字下有公字願刻巖石曰維梁之

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

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

患之一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土字無吾

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

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

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

輔為害顛踣騰藉蹄音劄又四候切僵也血流棧道糗糧芻藁

填谷委山牛馬群畜相藉物故餽夫異力餽音運說文野饋曰

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二百里

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作之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

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
 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傲功傲既又切由是轉巨
 石作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
 奮鋪之下奮音本易甚朽壞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
 之曲直以休入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
湍悍一作水怒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
 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瞬音舜既會
 既遠澹為安流丞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
 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

甚殫飢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瘧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徒

充路徒當作徒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

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

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乎刑議獄有衆

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是飾旅忘其歸杜梁以成杜梁橋也一作虹梁人不履危若是

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一作方而百

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我下故不能具舉惟公

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

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

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宜字無昔之為國者惟水

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作馬左傳

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又禮記祭法篇其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

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勤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白圭

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

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謂工勤而存之用永憲

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

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平列

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

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恡即桂之各字

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

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

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宿旅者

之多有懼竭其餼饋也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

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

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無下上于大府大府以俞

邑人便焉謹無異問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

由是道以廢邪一無是用賢棄愚推以及物宜民之

由是道以廢邪以一二字

由是遂以氣派... 且其... 羊矣... 中... 下... 也...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楊中丞作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楊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憲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

泉為池環之九里

一作三里

丘陵麓距其涯垣島洲渚

交其中

垣音遲與坻同

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

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

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

字下有令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廢艦

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耿忽之松柏杉楮

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繁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類切謂方鎮所辟也所

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

文莊子莫不認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

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益地之

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

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

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據伯居切日與之娛則行

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替者也既碩其內

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

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

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管家洲亭記一本州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

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

如一夸奇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

離離音水之中曰管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

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

知文 二二卷 二

公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

諸軍州事盜遁姦軍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

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

登茲以嬉觀望攸長一作倣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

移于間壤間音開伐惡木剗奧草剗扶弗切所也前指後畫心

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

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條然互見條音叔互

或作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

相方周禮夜考之極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

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

此冊為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峯龍宮合一作丞昔之所大

蓄在亭內亭一作延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

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

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

期羨門金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

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

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

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闔音環潰市

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

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亡者然則

人之心自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姑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

無構櫨節枕之華構音博柱也櫨音盧柱上附也節拱也枕音拙梁上楹不斷

稜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

儉也是山翠然起於蒼蒼之中山翠蒼沒切莽莽母黨切蒼士蕩切莽子注莽

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初六切且數十百里尾蟠荒陬將侯切隅

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繡

錯蓋天鍾秀於是乎不限於遐裔也然以瓌接荒服俗

參夷微音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謝公之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履謝靈運事巖徑蕭條登探者以

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兒子厚從兄柳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

于是知夫其德及故信孚信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

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陞迺塗陞許氣切仰塗也

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兩妝煙

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

極而登焉極一作椒椒山頂也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

乘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
入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俯竹蕪沒於
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
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州字下有常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巖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嵯五男五成二切則必輦
山石溝澗整峻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真
天肯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
度土者度待洛切環山為城有石馬翳于輿草于一有泉

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
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之來既逾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其無行其塗積之丘
如蠲之瀏如瀏劉溜柳三音既焚既醜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
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淙
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
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
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
崖間廁隱顯適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內一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亦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
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
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
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
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宋元請志諸
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一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和男崔公

崔能也

來蒞永州間由

間一作百登

城北墉臨于荒野藪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

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歌友以入

作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

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凸相呀加切搜其根則

蹄股交峙環行卒愕平七沒切疑若搏噬於是剗闢

朽壤翦焚榛蕪於廢切荒蕪也與穢同決滄溝導伏流散為踈

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泓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

濁効竒於竈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

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

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攢當作巒與

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

是野眉_龍齒_龍鯢_龍龍眉黑白雜也鯢音倪齒落更生細者壽徵也未當知此豈

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

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

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

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二公秩

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前漢

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_翰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右奮及其四子皆二千石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怕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如汚塗如子須切群畜食焉牆藩

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

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南觀祭使假相源令會零

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

還愁痛笑歌適租匿役暮月辨理辨音宿蠹藏奸披

露首服首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

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

鼙音皇周禮以鼙擊鼓鼓役事

豚糗醕

糗丘救許九一切熬米麥也醕思呂切漉酒也

得及宗族州牧尚焉

旁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

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澗沮如搜剔山麓萬石

如林積坳為池

坳於交切

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壘

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

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

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

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

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野而獲

左襄三十一年鄭禪謀能謀謀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宓子彈琴而理

宓子

亂慮滯志無所容

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

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

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

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書曰吾志也遂刻之

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亥切欺也
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九賴利也欺誣屏息
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
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拊龍蛇
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
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久而乃誠無令人字
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
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
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
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毀一作斥

鼻亭神象祠也

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有鼻汪在零陵鼻與庫同

不知何自

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

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薛伯高也除穢革邪敷

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

起痿人住於危切痺濕病若矇而瞭矇音蒙瞭音小切騰踴相視謹愛

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

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

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至於江注神也公又懼楚

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欲

非類左傳十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

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教一作去

奇邪奇居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

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

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

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

燠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髻童之囂髻田公實智

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

昏一作次俾我斯賢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

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

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愷悌達于蠻夷一無明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

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甍而起

者甍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

而又高夷平凡持鋪者盡死鋪側永州居楚越間其

人鬼且穢由是寺之人皆神之莫敢夷史記天官書

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上其說長臻兩切史記天官

西漢天文志同

甘茂盟息壤

史記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

蓋其地有是

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

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山海經淮南子同

其言不經

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

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鳥

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

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控伏灌莽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傲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

謂東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

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欲切連也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切

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榿栴之植榿連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

俛入綠縹幽陰會蔚步武錯迕迕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温

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陞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

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

南極闢大門可以瞰相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
 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林丘之窅窅伊鳥可
 以觀歎滄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
 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屈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
 書以祝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曾照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篠
 簾篠音小篠待切麓曰新蒸雜擁蔽吾意伐而除

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
 湘水之流衆山之會吳芝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
 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高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
 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
 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
 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外字下有乎字子厚永貞元年貶永州
 司馬負外置同正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
 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
 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
 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

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語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富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

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信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一其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侗仁侗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

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無已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尸易糶田易荒而畜字不孳童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永北而大雪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雪寺焚而不復且百年刺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徑也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

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圍百畦田若干音繩栢中畦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上音捐丁立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

乃且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
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
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
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
後天台顛大師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
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音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
之東偏常奉斯真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
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
能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

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
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
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
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切畫也繪蓋
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
存乎是後音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
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
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

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銀鐵者居銀都玩切少治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其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其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鑄刀鉄者錡魚綺切三足也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

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與戮同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鑄刀鉄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類賢否之涇渭初不由此尊尚姓氏始於魏之太和齊據河北推重崔盧梁陳在江南首先王謝至江東士人爭尚閥閥賣婚求財泪喪廉耻唐家一統當一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以隴西舊俗矜夸其臣以房魏之賢英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世家貞觀之世冠冕高下雖稍叙定然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

吳高不難辭安然藉藉宗以不殊危或世李
賀其公之似且固固故故世宗真購之世武
奈向文皇帝以調西書益年奪其臣以氣踐之
賣欲求規取交黃垣書卷一絲當一表而陳文
察刺去云南首去王廟至武東士人羊尚關閣
尊尚故為故飲踐之大味齊對何北卦重畫畫
昔故九耕以限主命賤贊否之至置所不由地
志云余乘舟來吳九羊北當卦儀示味八羊古
矣其其言何采書以爲志

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贈吳風米只言其景者限直
驗驗尺趨者限去而之州文何害乎千之驚然吳未
笑與同 淇可以其豐其末茲決之實而不與金
天亦由不難其本而故大其姑難以至然想爲世
而後對然吳大昔樂員再修員爲幽孤員文先以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瀧間江切大奔端也東至于黃溪
東屯或無蓄溪字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
或無神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
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

之上揭水八十步

揭音懸揭衣也

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

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

即一作積

儼蓄膏渟

來若白虹沉沉無聲

沉沉一作沉之

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

下

元注云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

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

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領斷斷

頰胡未切又古海切頰下也頰戶感切斷魚中

切齒根肉齧五各切口中肉

其下大石雜列

離一作雜

可坐飲食有鳥

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

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

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

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

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

黃皇室王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

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

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

僇與戮同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

隙與隙同則施

施而行

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

漫漫而遊

漫莫半切

日與其徒上高

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

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

一更有臥而夢三字

意有所極

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遂命僕

一更有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斫榛莽焚茅茷音吠符

葉盛貌亦作發音跋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據音

也前漢史註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

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岿火加切岿岿山深若垤

若穴垤徒結切蟻穴尺寸千里攢感累積攢徂九切莫得遯隱縈

青繚白繚音了繞也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

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口切塿朗口切小冢悠悠乎與灑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鈞鈞潭記鈞音古鈞集韻作鏘滿補母朗二切鼎具也

鈞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邊擊盆累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亟去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

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貨音茂予樂而

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

作而又一者有聲潏然潏祖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

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

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鋁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鋁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作之為魚梁梁之上有丘

焉生竹樹其石之突如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

壯一作狀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欽與嶮同

切若半鳥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

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

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

之李深源元克巳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

器用剗刈穢草剗音產剗諸韻玉篇皆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魚字舉熙熙然

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

目謀澄澄之聲與耳謀澄音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

柳文

一有兩

悠字

而一作

西司

致之

爭買者

夫過而

克也

之遭也

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

則貴游之士一無之

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

克也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

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嶼五男苦男青

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

空遊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下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似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入宴神

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

二小生曰恕也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渴音褐

柳文

由舟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水非一作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更有石字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楮樟柚柚如楮音南榿毗連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

生合歡草名鞦韆水石鞦韆音交葛猶交加也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菀叢草紛紅駭綠芬勃香氣芬烏功鳥孔二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上音威下儒佳切與歲蕤草木華盛貌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
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置由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
無窮然卒入于渴音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
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
遠一作遠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焚既醜而盈醜山且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
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
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
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之下更有一字巨石爲底一無字達
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輿水平布其上
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揭跣而往揭音結又列切折竹掃陳
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
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
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
之日與石渠同由澗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
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
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

狹不可窮也

小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一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睥睨計
切睨五

計切字疑从土廣韻引博雅埤埤女牆集韻城上垣
杜預注左氏文作僻倪音義同欂音麗莊子梁欂可
以衝城釋文欂一音禮司馬云其旁出堡塢有若門
小甌也劉子餘音繞欂注屋棟

馬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
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
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

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文怪其不為之於
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
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
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
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
西際垂楊傳置傳音轉
驛也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
崖谷傾亞缺圯都鄙
切豕得以為圃蛇得以為藪人莫
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荆扶弗字
弗二切樹以竹箭松檉

桂檜栢杉柳丑貞切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
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澗
嚶灣嶠音聊一作曉淹掩二音嬰音嬰水絕遠貌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
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
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
屋於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
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
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
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
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
里南北東西皆水滙胡罪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犯
咸仕咸二切高也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
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觀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
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
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
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補切皆獨立不
倚北流潯水瀨下流一作沉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

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
如肺肝如茄房茄古牙切藕莖也一作茄房或積于下如入如禽

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

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

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刀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

禮多楮禮丑貞切楮音諸多筴當之竹筴音當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將几切即子規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

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

鳴西奔二十尺有澗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

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糝糝音所又音胥糝諸韻皆從禾音徒音土沛國呼糝曰糝酒陰一作陰酒虔

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日雷獸出雲原斗雷雨變具首光高用照魚豆最
魚及不離參前雷山兩對皆東西習水出高蓄壘中
即西奔二十只武隊五云間因大無視具多懸青之
東出其西北靈泉五東垣下古藪對之泉大騰鐘雷
而高其派或立魚武參派龍西首穴懸山奕人其穴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 一書下。有明謗責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上虛晃切與恍惚同下音拂恍惚失意也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
自定悸音季心動也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
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
也是以兀兀忘行充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
結伏積痞音鄙腸中結病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
消肌骨一作肉非獨瘴癘為也瘴音利疾疫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音荒復起為人夫

何素望敢以及此宗无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

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此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未路音下更

厄塞艱兀音上倪結切事既壅隔音一作凡狠忤貴近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徒谷切以此大罪

之外詎訶萬端音詎與旁午搆扇便為敵讎音便一協心

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

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

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

得善地無公事音一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

敢更俟除弃癘痼音更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以氣銳

不識幾微不知當不音一作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

皆自所求取得之音一無得又何怪也宗无於眾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音元和元年五月

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

之罪居夷獠之鄉徐僚老早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
壑曠陸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作腸筑筑孤
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作無如子字無與
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大者字以是嗣續之重
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才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
慄慄然歔歔喘惕慄慄一作慄慄恐
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文人所共憫惜
也先墓一有在城南無異子弟為王獨託村隣自謹
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王守者固以益怠晝夜
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

子曰路過乞兒馬醫
敢奪也必下車如
之孟子曰有詔
大病于其畦
治田之人

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
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
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
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情家有賜書
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王書存亡不
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
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與戮同復何敢更望大
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過洗沐盥漱盥貫管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

劉寬字子仁... 歸有頃... 認之寬無所... 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南劉寬字子仁... 歸有頃... 認之寬無所... 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
秉志遵分被謗議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

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毋奈其善盜嫂何不疑曰我乃無兄娶孤女

云搗婦翁者伯魚三娶孤女人謂之搗婦翁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禮記管仲遇盜取二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

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一無為字一詬上有

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

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

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晉文公伐鄭得詹而歸將

烹之詹居鼎耳而號公命弗殺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成公九年

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予之琴操南音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叔向曰必初大夫范痤騎危以生易死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

則奈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前漢史本傳

信伏斧鑕音質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

斥逐復召宣室視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

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渙切音匡怯也渙他珍切垢濁也

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一作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

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
著書者皆是也宗先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作志無
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上力和切說文神志荒耗前
後遺志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作抵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
復為士列土一作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
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上有存
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字不敢望歸掃塋域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瘡痍就婚

要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甘與酬
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
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懇戀一作懇懇不宣宗
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
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
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
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
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許作取
忠作中

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
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
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
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
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
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
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
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
皆終日號鳴大吒陸駕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
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頗音何切馬謖得以惑孔明謖所

六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
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
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
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
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
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
今之言曰某字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
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
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一下有趨走其左右豈有補
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不字下

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
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
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
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
我而甚我哉甚渠記切說文毒也茲拂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
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
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
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

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太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
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
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
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
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
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希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
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
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自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
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大曆九年楊憑中進

十一年楊凝中進士十三年天十號為文章家今

又生敬之凌子敬之字茂孝嘗為韓山賦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孔氏之志明

而出之文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

獨采取何如耳宗先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

乙科第至尚書郎專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

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

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

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展幾鏗

銷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

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近譚亦云親見楊

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

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

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一此下則世之高者

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

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

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

其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

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

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耗然騷擾眊音冒目少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普故切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晏本無又字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臚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音作志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口骨切勞極貌又健作貌中心之悃愾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

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用切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入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

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楊凝女正元十五年卒寡居十餘年
嘗有壹男然無一日之命謂楊氏嘗孕而不至今
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
為天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
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
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
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
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一作不勝感激之至
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裴瑾之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
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
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
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
薦賢幸乃一售音壽不得者講張排根書人乃或講張
也講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
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字不
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古幕
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

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中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煦吁句切鄒衍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河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憲宗時代鎮冀王承宗承宗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出劉向傳云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

者何耶十一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無嘗得字恙餘亮切憂也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入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取偶書如此不宣宗尤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

之勢輓倪結切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

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作造其門其求進而

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

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

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名一作聲

世之怒僕且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

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

賢囂嗷嗷囂虛驕五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

以悅讎人之心言一作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尸孟切不知

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

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

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

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重直龍切腿意以為

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慘七感切

毛髮蕭條瞿然注視瞿九遇切怵惕以為異候

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鳩音

陰寒貌

從佳嗶音

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畝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余金切不能言也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九切伐木餘也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稱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毗鄽一作屢潘本作鄽云澄延切一家之居也朝夕訶誥使成文章庶木鐸者米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

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九切伐木餘也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稱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毗鄽一作屢潘本作鄽云澄延切一家之居也朝夕訶誥使成文章庶木鐸者米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

兄一言焉宗先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遜之弟

杓直

杓甲遙切李建字杓直

足下州傳遽至

傳音篆

得足下書文

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

藿者

藿徒弔切

聞人足音則蛩然喜

蛩巨恭切人行聲

僕在蠻夷

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

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

開一作塞

陰邪雖敗已

傷正氣行則膝顫

音戰寒動也

坐則髀痺

髀部禮切股骨也痺早利切

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九石與此宜者更致

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

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蟻虺大蜂

蟻虺大蜂六切

蛇出南方應許鬼切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

射工一名水弩含沙射人影則肌瘡如疥亦名短狐

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疥

瘡榮美切瘡也

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

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

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

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

僕士人頗識口今理道獨愴愴如此

愴楚亮切

誠不足為

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

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
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
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
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
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一有
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二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
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
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
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
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

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呼

切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作眾即不復煦

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

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

字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

勉盡志慮輔成一主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 一作顧十一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
入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衽音稔咸曰我知恩知

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夫底一作抵字當隆赫

柄用而鋒附蟻合响响起起响吁句句切起千余切便僻匍匐便毗

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

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

而確固自守蓋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

也固有望焉夫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

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八人諸科十九人此書

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

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講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

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

門以務白太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

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璫璫者復以病執事璫音

鎖今按文云不意璫璫者即合音璫璫碎也又晉書習鑿齒傳璫璫常流碌碌凡士柳文用此此誠

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

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

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

眾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壬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

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

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

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感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
懼老死瘴土一有中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
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一作
利切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
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固一作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
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下有有字且

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
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
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作必若以罪夫前古
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

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作行其不

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

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

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

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

遷言李陵武帝以遷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

欲阻貳師下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作魏史立

固死獄中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

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

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
 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
 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
 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如退之
 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
 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
 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
 天地者音魯很切軒音欣舉也決必將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
 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盛然後
 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取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

道遠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

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馬如退之一作議行

胡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所託乎明末

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

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

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實奉答誠中吾病若
 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

見遇竊自冠切玩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取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永州刺史崔能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芻爲諒也史速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遺言荆軻徵夏無且且卽餘切史記荆軻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且知其事爲余

道之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衛將軍傳蘇建語余曰云云言留侯徵

畫容貌史記張良贊見其圖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

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穀梁莊公七年春秋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

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在谷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先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望
 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
 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
 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
 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
 松鳥擢之怪一作推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
 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
 以為議禮記檀弓篇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
 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

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
 於庭而矯於墓者太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
 道以奸大法如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者以奸利
 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
 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
 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
 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
 室而培土大木地巨至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
 作化惰窳之俗情徒果切窳以主切窳惰也惡也史
 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徒晉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
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
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視之
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善幸甚宗
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
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無明字及詳
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
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

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
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
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為
為入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入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
菰之自為果菰癰痔之自為癰痔草木之自為草木
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
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取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
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
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

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是判是判
 天與久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
 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一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
 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
 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
 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奔蒼之先者力勝
 也邑邦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
 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
 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
 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

不足喻乎道一無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美餘面以

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
 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
 一行僧得此說行丁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
 子董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
 韓氏穎達孔氏說穎達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
 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
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
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
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
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
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
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
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
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

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
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
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待僧畢子
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
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
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
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一篇有
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吾聞諸
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
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日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
而稱也因舉揲著變之所遇多火以明老陰老
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

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與左國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性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者耶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人馬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此夢得言易大槩也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曄呂和叔名温一本亡友在韓宣英上者誤知春秋之道久隱

而遂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安平始得微指和

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

指二篇集註二篇春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先入尚書

同甘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

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

甚宗先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

生處凌準字宗先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

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

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禚諸若切齊地名也事在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太端所以

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
 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
 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
 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車
 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
 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
 父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二年孔父事見莊公十二年今兄言貶息大善
 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
 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

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
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
 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
 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
 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八年雖啖趙陸氏皆所未
 及啖音淡啖助趙陸贊也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
 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
 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
 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
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
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
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
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然則文者固不
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
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
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音每
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
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
之知言者用是詭病候切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
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
善言道道州刺史呂溫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
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
以闢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
陷窳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
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蝻蛭然蝻與蛭同音質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

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留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化光一字和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

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漸將廉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本作究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

語既就累日快快然不喜快於亮於以道之難明而

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欺凡今之及道

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

思欲盡其瑕類盧對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

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字致用有章詞者告余曰吾以致

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

是據前人耶據之石切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

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

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三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

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

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

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愈焉應女六切慙也於化

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音

也偏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探其

深隲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

勵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利五官切其間耗費簡札役用

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

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縱子勇切

史音勇縱史獎勵也躑躅而不進力賊勢窮賊與盛出前漢衡山王傳切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嗚乎道之顯晦幸不幸

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

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

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一本

抵作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

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

聞者者哉一無著字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

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哉

賊文史扶其意扶二决古元二切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

起金聲玉耀誑聾瞶之人微一時之聲微與雖終淪

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

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

曾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

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

今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鞞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貨即斯切以求於吏貨財也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贏音以市於吏盈有

也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

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

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

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

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

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

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

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

捃拾以輸縣官捃俱運切收也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

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

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

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

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

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

不可所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窳以王切惰也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

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
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
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
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
之制通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
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
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
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
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
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

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
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徃復而除
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美然不
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
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暉字宣英
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
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
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
兄行之宗夫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

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先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先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崔簡字子敬子厚姊夫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心亂也宜以

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麓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銅鐵

再獲書辭切燥先到切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

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

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成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

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

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

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

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

炯然而輝炯戶茗切光也其竅滯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

入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

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

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賴不發疾與悴同叢齒積

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癢與痒同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

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
精凡為此也幸于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猗曲
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前漢輪
注委曲盤矣也液音亦瞞誤官空中立枯者皆可以
切液津也瞞謂脂出瞞瞞然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凡其大耳短脰音豆項也拘攣踈跌攣間緣切踈於阮切
切踈也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
璞雜於用切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
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

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
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飲於禁切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關轂而輟輪者輟胡果切禮記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關穿也輟回轉也皆可
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
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曠類賓二音感類也山西之冒
沒輕儻音吝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淮南子國
有難君召將投之以缺鑿凶門而出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
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
反倫恃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册砂
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岑以腐腸岑音琴其內皆爛故曰腐腸以字或作似者誤附子八角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所主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曰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君巢蓋為幕府從事其適東西來

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一本馬敢再拜稱賀

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

索處則若關桎梏桎音質梏音古毒切不于而無所趨不丑石切

六切說文步止也選名于中輟拳拘而不能肆搗焉若枿枿音葉五結切伐木

也餘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

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

瘠也前漢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

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

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作子嘗以君子之道處焉

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楚辭中悶者之怵怵注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憂貌怵怵然無所舒也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太侈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

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太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洛代切思有以已兄

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
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
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
時竊睨和糝燥濕糝女救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
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
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
搃堅搃音患又音貫堅甲也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
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
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

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
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
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
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嘗
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
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誹誹以逮夜嚶火苞切又誹謗公切又
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
工出至大都邑揀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
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
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

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
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
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
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
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
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
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訢所文參取
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訢皆不能知然則兄之
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
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說符

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
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
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
號姻婭則左袒矣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故入而
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
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臧獲並如
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
通云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奴婢也
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

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
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無不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
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
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
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
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
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
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
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
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
知舜之陶器不苦窳音庾病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為信
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
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
之要在陶與野句切温也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
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

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
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
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
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
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
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竒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及賀州所未
有者文文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
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
田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

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
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
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則
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
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
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
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
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
來辭行急福來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其頓首

與楊誨之䟽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楊誨
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
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

况一_レ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
以行其道今字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
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
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
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感宜謂之時中然後
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來谷武子之臺家語相魯
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侏儒又使
仲由隳三都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登
武子之臺命申句須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
樂頌勒士衆下伐之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
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

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披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

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自叩鼻叩即仰字或音昂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作道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

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
 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
 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尚
 多方篇句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其
 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
 優人得之加鞭箠而擾馬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
 為者未有二焉狂奔掣頓踏弊自絕踏蒲北切作也故吾信
 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
 念者而曰我不能一本更有我不能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

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
 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
 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
 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
 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
 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
 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
 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
 迷吾文而懸定吾意其不然也聖人不以入廢言吾
 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

衆中偏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污雜置譁尚可恭其體貌
 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
 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本人上如
 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
 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
 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
 肆其志一作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
 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
 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

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
 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作夫君子亦
 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
 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
 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豐許觀切國語魯莊公
至三豐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豐亦或凡君子為道
為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伯與鬻同
 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
 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
 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

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十
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
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
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
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論古
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
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
而又聳踴之獎勸也一本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
淫夫以媒老婦蓋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
武帝時南越太后 穆氏 幼與安國少季通 元鼎四年 少季往諭令入朝 與太后私通 國人下附太后 呂嘉

遂攻殺太后 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嗾音叟 冀隴間謂 及終軍等
二年公 嗾夫齧 加切呀呀而走加切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
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
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
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
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
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
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
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亦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

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

聲橫去聲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

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

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後之尤

而不悅於恭耳觀邇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

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美者而吹竽

楚辭九章二云

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

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

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

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

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

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

不如世之突梯苟肩

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

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

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

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

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群輩數十

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

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

然已得號為狂踈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
謁於太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
買賣商弄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
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
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
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
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
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
往來甚孰講堯舜孔子之道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
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

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
知難耶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
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
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
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
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
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
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
已然後道可顯達也可字無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
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

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

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

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馱馱何可當也音所交切

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梢又前鄒陽傳注馱馱馱馬生七日而超其母其說韓

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

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

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

當把鋤荷雨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與隙同則浚溝

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夫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

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

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

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太旨如此粗坐五切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

曠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駭專魯駭語切而當

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期與伯牙深自慙也又覽所著

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

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

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
 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
 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作于
 使識者動耳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
 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
 用慨然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
 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
 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
 交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
 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

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
 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其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人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早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存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燒赫烈之虞也音漾炎也熱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
 滌滄之具或以不給滌音息有切滄音息委切秦人洩曰滌滄禮記滌滄以滑
 和飲食之謂謂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

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信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噉噉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

一本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一作凡眾之疑慮疑一作疑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黔巨淹切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聞其喙許穢切發策

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乎爾作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早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顏魯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藝文

卷三十三

十三

皇朝詩林卷之三十三

